皇明通紀集要

卷二十四
之二十七

東亞院華北連絡部 調查所圖書館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四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桐城姚伯弘氏藏書記

孝宗敬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召遼東巡撫馬文升爲左都御史

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二月、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卽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偉之、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勑脩　憲宗皇帝實錄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丁璣張言、王純敖毓元、李文祥、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弃之蠻夷嶺南之間、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之、

贈于謙太傅謚肅愍

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從給事中孫需等請也、

大風雹

小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上褒納之、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死傷物、震驚陵寢、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脩省、

乙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謫御史湯禮敬、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士鄒智廣

東石城千戶所吏目、鶚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勑、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襄面不從、鶚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語外人、繇是內閣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鶚、言夢一人騎牛背陌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馬文升發其裏御史魏璋即草疏劾罷、與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劉吉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當事者恨智、坐智鶚槩妖言罪、永王怨上言極諫、因改謫隆、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廷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慨慷忠愛之意、溢於言表、後二年卒、僅三十六、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

名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韓鼎上言

韓鼎上言　陛下繼體未立不置妃嬪竊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上嘉納之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分八節各繪爲圖每節賦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留覽

五月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孔鏞招平峒獠

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招平峒獠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莅任纔三日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同盡乎衆曰郎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主兵鏞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挈給而門啓隨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

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胥裸人於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岸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亦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於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尚圖改處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

置此生於度外便可勇往

委曲過于子儀

子儀避席

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羅寢待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遂

解縛還其巾裾諸生奔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相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吏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仕不復出

十月吏部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

令州縣選民壯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罷飾若干事

其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滽受之、滽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
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鏞又懇辭曰、臣
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
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
使之需、
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珝卒、贈祭葬、謚文和、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
昂往治之、
辛亥 弘治四年

喬新執法不阿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
鄒魯、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
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饋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
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八月、脩憲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
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
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俟賄、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
至其家、勒令致仕、

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郎　武宗皇帝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於安陸、

十二月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眞惠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遁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鄰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覬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詣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壬子　弘治五年

三月冊立　皇子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今災異迭見、甚可畏也、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

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於是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濬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八月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國初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辨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愈難足矣

十二月廢荊王見潚

癸丑 弘治六年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

靖難者武王之心

仗節者夷齊之志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謚、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命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旱熯得以有備、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乎王萌苗通高永之罪、皆當時之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

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琚密雲人、鄭元合肥人、朱勇陝西安東所千戶、徐梁陵川人、皆同居五世、李需靈川縣義官、黃鍾慶遠縣人、皆六世同居、王士泰川人、世業醫、自始祖谷至玉凡八世、共爨人無間言、俱旌曰義門、張氏太原衛大理寺副魏政妻夫亡哀毀嚙臂撾面已而自縊死、潘氏睢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柩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祥符縣夏未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湫決河、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

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人、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繇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繇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繇宿遷縣小河口、一繇亳州渦河會於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堤、分土

命工、五旬而事竣、

乙卯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平生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卽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婉婉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加、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絶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

軒龍易位、勑使旁午、頻泛四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於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

大鼓鳴大震電

嘉納之

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 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

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爲爟危既而廣等果以賍敗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爲旗祭以嬰孩刻日爲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柏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依律處決以柏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勑勞之

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耻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

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忠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大平之業可保矣、

麻峪山有銀鑛、守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

勳極諫

御史屠勳上疏極諫、乃寢、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五

東莞　陳　建　輯

太學　臣　江旭奇　訂

弘治十年

丁巳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博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

劉大夏整理北邊

邊人歌思之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場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至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賣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無此良法、

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

求直言鄭岳以直言下獄

溥致仕尋卒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戊午　弘治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

使從容委曲、温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忝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益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内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倣于古出何書、孟春曰、子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

李廣自殺、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越濬縣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眞僞、將士强弱、盡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援奧、士論少之、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八哈容、從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也、

逮程敏政
華昷林廷
玉下獄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昷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昷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昷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昷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塲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及多官廷鞫、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昷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

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

宸濠嗣封寧王

六月曲阜孔廟災、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庚申　弘治十三年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去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去訖、上又

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卽令撰手勅、旣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幸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墅、襲五經博士、

冬火篩入河套

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陳名小奴年十五、爲王三苟婦生二男、一女、三苟採薪歸、至門摧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負三苟歸、死、鄉里哀而瘞之、陳孀居、鄉豪郭子素逼娶之、陳紿俟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紿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姜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聞、子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瓚、馬岱、相繼爲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縣陳劍之請、疏於朝、故有是命

辛酉　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

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竅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礮驚遁、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

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郤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

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收、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鏓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於責駒、煎鹽困於賠課、近王府困於侵奪、近戚里困於恣睢、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下所司知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棐督建闕里孔廟、

七月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

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

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

壬戌　弘治十五年

春廷試賜康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五衞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板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定兩班、以萬人四衞團操、奏入、上可之、遂勑都指揮僉議往任其事、乃有帖飛語於宮門以譖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詔修淸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請減去十分之五、上命內閣傳旨、切責

愛惜軍夫司馬職也

王哲巡按山西

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董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賜敕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讐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哲後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怨衆亦以爲疑、久之、眞盜得、始皆愧服、民爲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何喬新卒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剛介寡與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方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爲知已、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力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於薛瑄、著述之

多、實可配乎丘濬、故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大明會典成、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甘肅副總兵魯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來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劉大夏言兵政弊端十事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力運糧、而濫七曰各處鎮守、宦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狥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

效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珪擬、　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

貴州女苗作亂

者與老太監踪跡遠、不知何以知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等上疏極諫遂罷、十月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又令撰眞人誥命、時學士劉健等上疏極諫遂罷、俱報罷、

甲子　弘治十七年

二月太皇太　后周氏崩、　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尊謚、仍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

鬼朝大臣
感厚爲國

子　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云、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　皇太后、別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　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襍亂無紀極、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

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尤可奈何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尤爲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以聞、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没、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祫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爲當、　上卽袖出奉　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於此建廟、遷　太皇太后可否、健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甚當、　上曰、序位如何、健等對曰、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

中外稱得禮

重事、禮當詳愼、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七月、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上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勢甚重、近又掘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馬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做主、可選京軍三萬、卽日起行、

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安輕動、遷繼奏曰、邊市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憂、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次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次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又誠安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

戴珊乞致仕不允

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遂引去、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於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於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於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憫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曰、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吳寬卒

令禮部禁服色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

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起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　將出師、勑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

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甚着意、亦須於肯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

講書須直言無諱

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中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亦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敬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復謝而出

乙丑　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李夢陽應詔上疏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約以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指士氣委靡、二曰心腹之病、左右是也、朋比難剪、臣故以爲心腹之病、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耎也、一曰兵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恣不下流也、三曰畿民之害、懇田被占於戚勳、草場受侵於官府、一曰匱之漸、既以兵運、又苦浪費、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曰壞名器之漸、鑽刺風行、黜陟未當、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指釋道、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指壽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太子金夫人皆迎邏出遊、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弟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

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來外事如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上屢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商確政事咸極精當或有言大臣卑諂者 上言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欲求實跡最是上不豫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病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

有天命、不可强也、因呼水啜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
勸　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
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
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
后、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
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
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
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肯
傳禮部行之、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位、
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遵天明道、廟號孝宗、
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
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名臣錄曰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
鐩、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
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避入翰林無疑、健
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
內閣、不私鄉故、惟健一
人來居
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

戴珊卒
蔡紘卒

太后、尊母后張氏爲　皇太后、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皇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十二月、脩孝宗敬皇帝實錄、
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致仕尚書蔡紘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五　終

東莞　陳　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　上耕籍田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上降旨慰留之、
三月、隕星如雨
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

張懋等請騎射

雷震郊壇

彗星見太白經天

劉大夏致仕

劉瑾掌司禮監

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曰、陛下釋鞍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欽獻法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

劉瑾極陳時政下獄

戶部給事中劉菉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

裘芳入閣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隻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餙朝政、芳潛爲間阻、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日熾、未幾、芳入閣

罷韓文

肆意爲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主之、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時連日霾霧交作、源奏言宜謹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死肅州路、

南御史薄彥徽等、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論及時事、逮至、與呂翀、劉茝、戴銑等、俱下獄、杖黜、

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爲瑾所厄、乘一騾宿野店而去、

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除名、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

刑部主事士奇、亦皆坐爲民、

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時有士人瞰亡、投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崖之病

罷李夢陽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于覿面國政聖學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

王守仁謫龍場驛丞

肅皇帝生于興府

之者、復赦歸、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英皆信之、命漁人索屍、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

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奏虜數騎之以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賜皇親莊田

十月賜　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

李夢陽下獄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翰林修撰康海救之、乃得釋、

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人不敢舟帖席、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謀所以傾之、改清等官、授黃中簡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

楊廷和入閣

逮楊一清至京

王恕卒

還劉大夏下獄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太保、

逮前撫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築邊太費也、王鏊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八月逮劉大夏下獄、王鏊屠滽力爲之辨、謫戍肅州

王鏊致仕

衛、

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時事日非、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謫廣東揭揚縣丞、

巳巳　正德四年

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虜寇寧夏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弘治末、議復河套、會虜日進、故有是寇、

孝宗崩楊一清

得罪去、我迹日退、套虜

保寧流賊作亂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瑤、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等處、

焦芳致仕劉宇入閣

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征勦四川流賊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越、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拘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安撫地方、

四川賊討敗之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否砬等處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乘潛重走、

張永獻俘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

劉瑾謀不軌伏誅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鞫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無算、

罷劉宇曹元焦芳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尋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

中、有罪、並除名爲民、天下快之、

論平寘鐇功、封伾鈺爲咸寧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鎭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廕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

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瑾劉景祥塋、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徃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後瑾敗之久、容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奪神英涇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

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因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復陳熊平江伯、熊督漕、幾爲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戍、至是復爵、

張永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膺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折黜、畫爲句極工巧、

十二月陞盧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辛未　正德六年

正月四川巡撫林俊、調兵討江津亂賊、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愼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愼、大學士楊廷和子、

劉大夏卒

流賊作亂

四月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退、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見用事者、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各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衆皆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

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璲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欲汚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

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于是瑾與楊虎那老虎合爲一夥寇掠山東齊彥名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張燦請選立太子

逮張偉馬中錫下獄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二人受命征劉六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是誰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遂使人至京師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救不得遂大肆其惡聚黨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被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華爵閒住

大發兵討劉賊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

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
定州逵河南固始人縣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
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貸富均役踰月而成又
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
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
守吾令視吾旗皷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
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
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
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

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

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
遠遁不敢犯
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於白龍
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之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僞稱唐
府宦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
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
寶豐縣僉事孫磐齎黃榜撫賊遂復書曰群奸在朝
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
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

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飓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都采走之

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

被執不屈被執不屈侯豸與賊戰死

少卿陰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眞定棗强縣知縣侯豸與賊戰死

侯芳僅以身免

朝廷憫之贈官賜廕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

黃河清

馬文升卒

先世冢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榻歷數其惡命劊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釣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壬申　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掘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謚端肅

遣太監陸閭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內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令閹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日炎、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　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閹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李承勛破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時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于爛泥舖、脇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被害、

彭澤擊賊大破之

流賊趙風子伏誅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冦掠河南州縣、爲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冦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渡江、投西江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超授成正千戶、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擾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

蚌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楊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
州泝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
無人之境
劉六等舟覆盡殲
論平賊功
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狠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
死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
伯陸閬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
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
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
首級論功陞受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
餘人又以盜賊平定錄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
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
等固辭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
不習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
以京衛軍充數戍邊併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
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
等力辨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
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上坐乾
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

汪彬等入京

李東陽致仕

妖人李五惑衆倡亂

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少師大學士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主天下其人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罄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癸酉　正德八年

春江西姚源洞賊熾衆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日賊叢賊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

吳廷舉因敗以爲功

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焉

立皇莊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

朱寧掌錦衣衛事

立皇莊五處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起自人傭本姓錢有寵于

上賜以國姓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六終

乾清宮災

上始微行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七

東莞 陳 建 輯

太學臣 江旭奇 訂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曰不宜創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

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皐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寧王宸濠請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陞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 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朝 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執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陞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曰、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旌表義烈

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按清幼孤盡孝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之而得生者又同縣監生徐儀女雪梅民人嚴清女銳兒皆以不受賊汙被殺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從之

費宏罷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嗾之乃共譖宏于　上勒令致仕

彭澤經略哈密降王思爲驛丞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

九月降編修王思爲潮州三河驛丞時　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

上狎虎被傷

馮清改糧草折色解邊

十一月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按九邊圖論謂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評輕變舊法自古所患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又改粮芻爲折色作俑之罪烏乎逭

楊廷和憂去楊一清入閣

乙亥　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四月慶陽伯夏儒卒

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至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蕭然

彭澤回京

都城中若不知其爲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爲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

陸完寢其奏

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滿速見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諸勑臣等愚昧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爲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所下勑書未敢撰寫不聽

謫楊瑋爲知州

索子鵝頭作畫眉食

謫光祿寺少卿楊瑋爲瀘州知州上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眉食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上怒

北虜大掠
河水忽僵立
方良永刻
秦朱寧

命中涓詰責令瑋自來回話瑋穿白布褶跪午門外、
遂傳 旨降三級調外任、諭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凉等處、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
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
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黨鈋害人尋乞致
仕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
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復邊塞
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蚕麥不利待
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
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
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
籍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簉
筍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
賊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
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
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亦且甘心
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蚕
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

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丞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

胡世寧戊遼東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脅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天子四方之事益有可憂于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拷掠備至幾疲死中外莫不冤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馬昂以自孕女弟獻上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

三月內旨起授閒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屢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昂以有孕女弟獻于 上善騎射解胡樂達語 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爲舅又賜第太平門東 上嘗從

都人稱外四家兵

鼓騎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疎、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與彬泰暉寧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裡弄權爲奸利

先彬與優人臧賢表裡爲奸

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

安南國王黎晭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暠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權佞欲害一清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

李東陽卒

土魯番復據哈密

陽卽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苟寧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

按我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徼功誤國、甘受戎醜之欺、又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徼外、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舉不足爲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爲一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爲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爲倖功取賞之具、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計、而竟莫能制西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籓籬之力、而反爲西陲邊寇禍胎可艱也夫、

大學士楊一清罷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羣疑、于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上幸焉、

召楊廷和還京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人納幣土魯番番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故也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兹土不可畀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拂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

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吝務得地安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

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上出居庸關遊獵
上幸大同
王守仁攻桶岡賊
孫懋乞除奸惡朱彬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不聽、

八月、上出居庸關、按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饋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爨焉、

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氷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寻引去、

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其餘流亡復業、

孫懋、南京吏科給事中、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

之兵未集狂虜之衆咨來幾何不踰土木之往轍哉
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
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
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丁亥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
倣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
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
爲樂
末旬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

上迎春于宣府

上復出關遊幸

主守仁平江西諸賊

邊伯冒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謚大行太
后曰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藪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
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
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上還京

上復議北巡

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等　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其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恤、但恐　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安也、疏上不省、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草、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太上怒、手勅立曰、不草勅、齒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戮、草勅以臣名君、臣敢不敢奉命、

奉命

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劒而起、不復促草勑、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狥、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上復北幸

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泰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

幸戴欽第納欽女

跓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縻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朔、跓蹕大同、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跓蹕太原、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郤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撫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高鳌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泰、顧

棠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劾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鳌

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

福建軍亂

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蕭淮劾奏寧王不法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勑差太監賴義、駙馬都衛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寧王宸濠反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頤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

獨許達反復辨論

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達反復辨論、明其不可、濠曰、許達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達曳出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田金、并公差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枷鎖于獄、令叅政李敎、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頴等、及衛縣官諸屬縣皆暗已而馬思聰與叅議黃宏、俱憤悒不食而死、

逮錢寧臧賢下獄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逮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宸濠就擒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敗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初宸濠將反、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亾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亾家

下詔南征

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適會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同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其家、賢以伶人得倖于 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用事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爲內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于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滅口云、

上發京師

九月、 上發京師、

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

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也

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宸濠也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恃恩跋扈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

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讒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

王守仁學道人也

命還江西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

上幸牛首山

江西大水

秋　上駐驆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

受江西俘

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樞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楊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綵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楊州庚申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湖鎮守等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驆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驆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恭樁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鈐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

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等、至行在、下錦衣獄

執陸完下獄

起胡世寧爲都御史

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遠東、遂有是擢、

辛巳　正德十六年

正月　上還京

上不豫寢疾豹房

二月　上不豫寢疾豹房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

上崩于豹房

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

祀　宗廟、君臨天下、

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庄、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

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
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可給賞令還
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
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
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
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下江彬獄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戊寅司禮太監皇霖、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
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
國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
兒行荷重任、毋輕言、
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潘衛、毋擾民、丁亥
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
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
溉、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
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葬康陵、

惟儲無之

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兩廕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廕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

孫懋上端本疏

議大禮

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毋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即遣司禮監官奉迎、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

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　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　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

張璁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官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有谷大用馬永

查革武職

成陸誾、魏彬等、並受褒崇、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　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願避位奉母歸藩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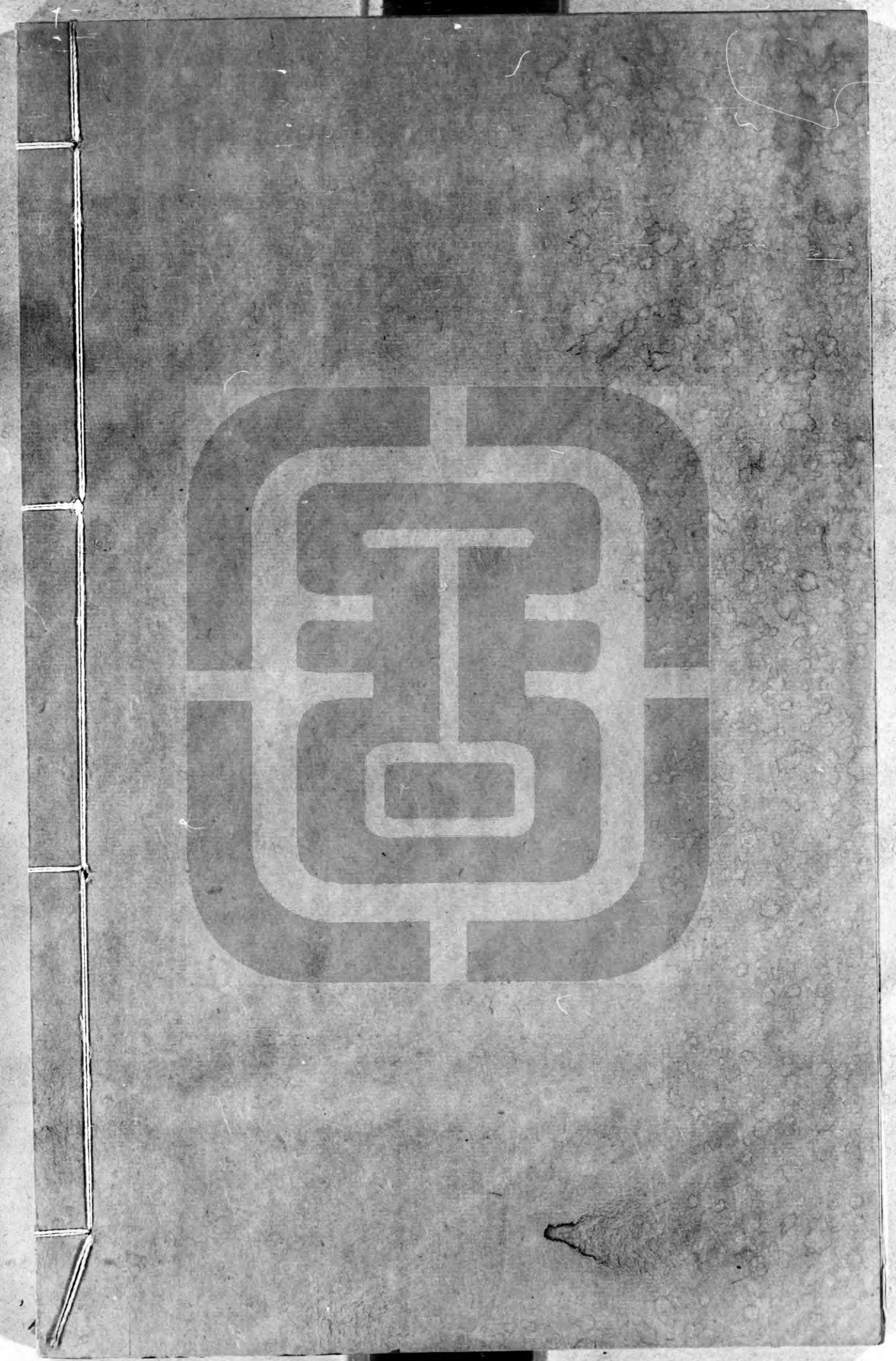
廷和喬宇爭皇字不可加

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母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洽、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典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宥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

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　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主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衔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璁曰、愼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璁歎歎而去、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七終